

Resurrection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复活



8-9

第一册小部头. III ...林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林子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托尔斯泰著;林子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80639-299-8

I.复… II.①托… ②林… III.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962 号

复活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者/林子

责编/李育民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447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99-8/I·89

定价/14.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28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7次远航，历时27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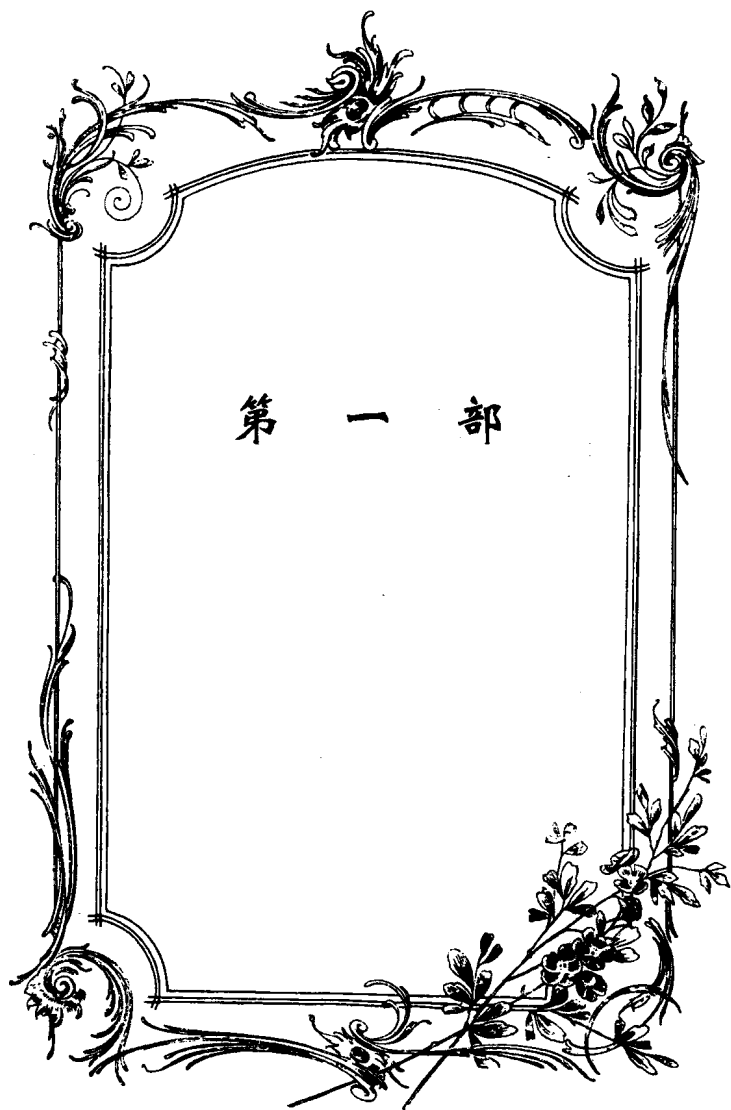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索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一部





第 1 章

虽然数十万人居住在一块不大的地方上,并竭尽全力把土地摧残得面目全非,虽然人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花草树木无法生长;虽然他们将刚出土的小草一律清除干净,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缭绕,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到底还是春天。阳光明媚,青草依然在春风里生长,不仅在林荫路上,甚至在石板缝里往外钻。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生机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都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鲜嫩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到来,都在忙碌而欢乐地筑巢。就是苍蝇都被阳光暖着,在墙脚下嗡嗡嘤嘤地飞舞。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孩子们也好,全都喜气洋洋,生气勃勃。惟独人,尤其是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他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光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好,不是那种使万物趋向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而是由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统治别人的种种伎俩。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省监狱办公室的官员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小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在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在两名女犯中,有一名是主犯,须单独受审。遵循这张传票的指令,今早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女监那既昏暗又恶臭的长廊。紧跟其后面容憔悴、鬓发花白的女看守,身穿袖口镶金边的制服。

“您是提审玛丝洛娃吗?”他们走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女看守向看守长问道。

当班的看守咔嚓一声开了铁锁,牢门打开了,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扑鼻而来。看守大声喝道:

“玛丝洛娃,出来!”当即又带上牢门,等候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一向新鲜清爽,充满田野的气息。可是监狱走



廊里却飘荡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浑浊空气，里面掺杂着各种细菌以及粪便、煤油和腐烂物品的恶臭味，谁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窒息。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气味，但因为刚从院子里进来，也适应不了这样的空气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沉沉。

“喂，玛丝洛娃，你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出来！”看守长对着牢门厉声喝道。

大约过两分钟时间，一个身材不高、乳峰高耸的年轻女人，身着白色裙衣，一件灰色囚袍套在外边，昂首阔步走出牢房，站在看守长旁边。这个年轻的女犯脚穿麻布袜和棉鞋，头上扎着白头巾，几绺黑亮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脸色异常苍白，仿佛长期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宽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宽的手以致从囚袍领口里裸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的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却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略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腰身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微微仰起头，望着看守长的眼睛，表现出一副惟命是从的神态。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肃、苍白而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朝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立时从牢房里传来了女犯们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忍不住笑了，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户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户，哑着嗓子说：

“顶要紧的是别跟他们啰唆，咬定了就别改口！”

“只求好歹有个结果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自信地说。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二个的，”看守长装模作样地摆出长官的腔调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快，跟我走！”看守长命令她说。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户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他们顺着一道石头砌的楼梯走下去，经过比女监更脏更乱而且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来到办公室。那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在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呛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士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膛上有不少麻子，他把公文掖在

军大衣向外翻的袖里，目光盯着那女犯，然后嘻皮笑脸地向高颧骨的同伴楚瓦什挤眉弄眼。很快，这两个士兵押着玛丝洛娃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监狱的围墙，来到石头子铺成的大街上。

路上各色行人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头暗想：“不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在地做人，落得这个下场！”孩子们惊恐地望着这个女犯，惟一可以不担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然还会干坏事的。一个卖煤炭的乡下人，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一手画十字，一手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红着脸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女犯似乎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目光，虽然她并不转过头去，却偷偷地斜睨着那些注视她的人。她为大家对她的注目而感到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多了，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走石子路了，她感觉到她那双穿着笨重囚鞋的脚疼痛极了。她看了看自己的双脚，竭力想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悠闲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和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踩着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就扑棱着翅膀飞起来，从她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爽的风。女犯莞尔一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



第2章

其实,这个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她的母亲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在两个地主老处女的庄院里干活。这个女人虽然没有结过婚每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俗,总要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就不愿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世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妨碍她干活。于是,无辜的孩子因吃不上奶而被饿死。

五个孩子先后就这样死了。她为每个都行了洗礼,但并未给一个喂过奶吃,所以五个孩子都被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路过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本来也会重复饿死的命运,可凑巧的是那两个老处女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责骂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臊气。而当时产妇和她那个又白又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处女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发现饲养员让产妇躺在牲口棚里,就大骂了一顿。骂完正要走时,忽然看见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觉得很惹人疼爱,就动了惻隐之心要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可怜这个教女,常给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农妇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侥幸活了下来。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得了重病死了。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于是就把外孙女交给两个老处女抚养。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尤其那双黑溜溜的圆眼睛很招人喜爱,于是两个寂寞的老处女就常常拿她开心解闷。

在两个老处女中,比较善良可亲的给女孩行过洗礼的索菲雅·伊凡诺夫娜,而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暴躁。索菲雅把“小女孩”打扮得既漂亮又可爱,还教她读书,一心一意打算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但玛丽雅却想把她训练成一名称职的侍女,因此对她相当严格,遇到自己心情不好,就惩罚她甚至动手打她。由于两个老处女持的态度不同,小姑娘成人后,在她身上就具有了两种身份:既是侍女,又是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俗不雅,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这个粗俗的名子,也不叫卡金卡这个高雅的称呼。她整天缝缝补补,打扫房间,擦净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衣服,偶尔陪两个老处女读书解闷。

那时来给她说明的人很多，她都一概谢绝了，觉得嫁给依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一定会过苦日子。她很怕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日子。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地主家里。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儿，一个大学生并且是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地里深深地爱上了他，却又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确信的这种感情。两年后，这位公爵少爷参军远征，途经姑妈家，又住了四天。临行前那个夜晚，他诱奸了卡秋莎，并在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公爵少爷走了五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情烦躁，一直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来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处女时，不仅敷衍了事，而且还不由自主地，竟发起脾气来。她经常顶撞老处女，还对她们说粗话，但事后又觉得懊悔，于是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的表现相当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离开她们家后，为了生活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仅仅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过五十，仍是对她百般纠缠。有一次，他逼她发生关系，她忍不住发起火来，骂他是老混蛋和老色鬼，并恨恨地把他推倒在地。就因此她被赶走了。因为快要分娩她不想再找工作，于是，就寄居到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乡下寡妇家里。她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巧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不幸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所以她的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往育婴堂。据送去的接生婆说，孩子刚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还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赚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的时候，手头不足六个卢布。因为她自小生活在地主家里，所以根本不懂得省吃俭用，花钱很大方，待人又厚道，总是想帮助别人。接生婆向她索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要买牛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零星星地都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恢复时，她已一无所有，不得不重新找工作挣钱糊口。于是她就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有妻子，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好色，从第一天起就不

停地纠缠卡秋莎。卡秋莎非常厌恶他，竭力回避他。但林务官相当狡猾老练，更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主宰她，终于让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占有了卡秋莎。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很是气愤。有一次看到她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卡秋莎。卡秋莎不甘受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连一个卢布都没有拿到就被撵出了林务官的家门。此后卡秋莎只好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她的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顾客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后来姨妈为养活儿女，供养落魄潦倒的丈夫，就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姨妈让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生活很艰苦，自己肯定受不了，就到荐头行去找工作，后来给人家当了女仆。她的东家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上中学的男孩。进去刚有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一有机会就调戏玛丝洛娃，让她不得安宁。而那位做母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却一味地责怪玛丝洛娃，后来还把她解雇了。从此玛丝洛娃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有一天她在荐头行里巧遇到一位穿金戴银、肥胖富态的阔太太。这位太太弄清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很快找到了这位太太的家。这位太太热情地款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来了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老头。这老头子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得意地地上下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只听到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雏儿，新鲜得很呐！”然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一位作家，有很多花不完的钱，只要她能使他满意，他会舍得花钱的。她果然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当场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会和她常常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又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过了一些天，那位作家又来请她。她如期赴约，这次她又得到了二十五卢布，并且他还租了一处房子让她单独居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房子里，不久她又爱上了同院一个年轻活泼的店员。不知为什么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自己又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同她交往了一段日子也答应同她结婚了，后来竟悄悄离开，很显然是把她遗弃了。这样，又剩下玛丝洛

娃孤零零一个人了。她本想独自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当地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她必须领到黄色执照,接受了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只好又投奔姨妈去了。姨妈见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都是新的,就恭恭敬敬地接待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妇,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做洗衣妇。她看着好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对她们充满了怜悯。她们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胳膊瘦得皮包骨,有的已得了痼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就是寒冷的冬天,窗子也一直都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七摄氏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不停地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有一天她也有可能服这样的苦役时,不禁感到恐惧和不安。

就在玛丝洛娃走投无路,生活没有任何着落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很早就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并且愈来愈厉害,尤其在她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愈加离不开烟酒。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不仅因为酒的香醇甜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这一切痛苦遭遇,还能增强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

牙婆设宴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趁机提出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工作,又向她列举出了干这种职业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种个人前途的选择:或者忍气吞声去当女仆,但这样仍然逃避不了男人纠缠的命运,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内心深处还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诱惑力很强,使她最后拿定主意,那就是牙婆亲口答应她,她喜欢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得到,丝绒的、法伊缟的、绸缎的以及袒胸露臂的舞衫晚礼服,等等,任凭她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色连衣裙,再也经不住诱惑,当即交出身份证让牙婆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牙婆雇了一辆马车,把她拉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这以后,玛丝洛娃就经常合理合法地过起犯罪的生活来。她知道这是违背人类道德的但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它的保护和奖励。最不幸的是,这类妇女十之八九受着恶疾的折磨,红颜早衰,过早夭折。



夜间饮酒纵欲，寻欢作乐，白天昏昏欲醒长卧不起。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不情愿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量，或喝矿泉水醒酒，或者喝咖啡提神，一个个没精打采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骂上几句。接着是梳洗打扮，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因为试衣服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极其性感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就开始奏乐，跳舞，有的吃糖，喝酒，吸烟；最后是通奸。客人中间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漂亮的，有丑陋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商人，有店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男男女女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得以脱身和睡觉。天天如此，个个星期都是这样。每到周末，她们就乘车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些男人。他们的态度却严肃认真，却轻浮粗野，泯灭了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心安理得地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的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天天如此，不分冬夏，没有假期。

光阴似箭，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妓女生活。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二十六岁时，也是她进妓院的第七年，意外地摊上一场官司，使她进了监狱。她在监狱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关押了六个月，直到今天才被押解到法院受审。